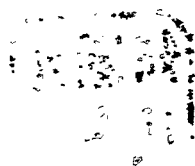


22760

酸 果

酸 果

錢 牧 風 裝 幀



酸 果

徐 雉 作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929

京 華 書 局

酸 果 目 次

序詩一

序詩二

母親的故事

在母親的墳墓前

母親的哭泣

微 笑

熄了的心靈之微光

兒呵

歡樂(共八首)

一切都不是她的

憶鎮海女郎

黃金和石頭
祇要你愛我
願爲情而死
有夫之婦
私 贈
簡單的回答
孤獨者的煩悶(共三十六首)
愛情的花
心的輕重
乞 丐
哭
殘廢者
石 路
旁觀者
跛足的狗
送給上帝的禮物
被污了的靈魂
死的究竟

,

一籃花

詠 月

曙 光

冲 喜

跳舞的快樂

路過上海某公園

附 錄 童 年 集 目 次

十六書懷(四首)

憶東鄰女

噴水泉

有贈(五首)

文溪第二國民學校成立賦詩賀之(四首)

夜宿舟中(兩首)

所見(三首)

秋日臥病賦詩一章示王君蓉塘

詠月(兩首)

感賦(兩首)

七夕(兩首)

贈王君蓉塘

再贈王君蓉塘

贈某君小影一紙贻之以詩

上元西廟演劇記事

詠 菊

友人某君喜酷花露水因遺詩謔之

自題小影

贈三姊

夜讀

消夏詞

無題

序 詩 一

寂寞的雉的心，
在街上到處亂滾亂跳；
想把牠蘊藏着的悲哀，
讓來往的人們知道。

誰知道他們都大刺刺地
傍着牠掠過，理也不理牠！
有的說牠礙路；
有的還用腳踏牠！

每逢雨天，行人倒稀少了，

只是路上的溝泥常要污牠；
晴天呢，溝泥變做了塵沙，
又霧一般的，把牠罩住了！

但牠依舊在街上亂滾亂跳，
從晝到晚，從晚又到朝；
牠祇望有慈祥的人走來，
能用眼淚把牠的悲哀洗掉！

寂寞的雉的心，
在街上到處亂滾亂跳；
想把牠蘊藏着的悲哀，
讓來往的人們知道。

一九二三，一，一二。

序 詩 二

短小的生命樹上，
居然結了纍纍的果子；
但我不願獨自享受，
所以拿來供諸同好。

果子未熟就摘下來，
怎能免酸澀的滋味？
但我心裏有分給人的必要，
躊躇着……總覺得心急！

假如我母親尙在世上，

我願摘下幾顆紅透的，
笑着，放在她面前。
她定知道是甜是苦，
但是如今，奈何？

又假如我心愛的人，
今日與她他鄉相逢，
我也願請她來摘果子，
但我與她，今又何如？
如今我只自採自摘，
一顆一顆送與人們，
山珍海饈，我都沒有。
患着精神的飢渴的朋友們呀，
這些酸澀的未熟之果，
我把來裝在玉盤上，
並高擎着兩手，敬奉獻給你們。

一九二三，三，四。

酸 果

我母親的故事

我每逢吃魚的時候，
一縷酸意便牽動我的心念，
如夢的幻景，
一剎那間
展示在盛魚的碟子上了：
在一間軒敞淨明的客廳裏，
父親和兩個異母所生的姊姊，
一塊兒吃着飯。
母親呢，
却在廚房裏和傭婦同桌。
傭婦想討姊姊們的好，

把一碟生蟲的醃魚，
擺在母親面前；
母親吃了幾筷魚，
從已瞎了一隻的雙眼裏，
忍不住滾下幾顆淚珠來。
但父親不經意的笑聲，
兩個姊姊朗朗的談話聲，
傭婦冷酷的譏刺聲，
把母親的哭聲輕輕地掩過了！

我每次上樓梯的時候，
一縷酸意便又刺到我心裏，
一件不能忘却的事實，
電影一般地
紛紛映演在扶梯上了：
母親站在一座樓梯下，
她那時正害着重病。
她實在撐不住了，

想抱着我——那時我只三歲——
同上樓去睡覺。
但她癱攣着的那雙手，
那裏抱得得起？
也沒有人走過來幫助她！
最後她似乎想到了什麼了，
她把縛在我腰間的帶，
緊緊地銜在她嘴裏，
她左手托着我的身體，
右手扶着欄杆，
便這樣一步一級地，
把我曳上去了。

一九二二，十，二七。

在母親的墳墓前

在母親的墳墓前，
我嚶嚶啜泣着；
但我知道她的確不會死，
雖然她的身體早已冰冰地冷了！

她的精靈：
化爲明媚的孤月，
和閃爍的繁星；
化爲墳上的綠草，
和草間的夜露；
化爲墓傍的大樹，

和樹上的鳴鳥。

當我跪在墳前哭泣的時候，
鳥兒帶着哀調高唱着，
我知道這是母親在唱催眠歌了；
樹枝在微風中搖曳着，
我知道這是母親在對我點頭了；
草間的夜露，映着月光，一閃一閃的，
我知道這是母親瑩澈的眼淚了；
繁星孤月的幽光照在我的面頰上，
我知道這是母親溫和的微笑了。

在母親的墳墓前，
我嚶嚶啜泣着；
但我知道她的確不曾死，
雖然她的身體早已冰冰地冷了！

一九二三，二，一。

母親的哭泣

告訴我罷，母親，你為什麼哭呢！

你的手帕全濕透了，母親，

你的眼睛全紅腫了，母親，

你又受了爹爹的欺侮了媽？

母親，爹爹真是不好！以後你不要睬他就是了。

爹爹不和你好，不要緊！我總和你好。

你不高興的時候，我要唱最好聽的歌給你聽；

你一個人覺得冷清清的時分，我要親密地和你接吻；

當我放學回家時，我要把先生對我講的故事背給你聽。

母親，等我將來像哥哥那麼長大時，我定要賺整千整萬的錢給你；哥哥也有分；爹爹和姊姊，我一個錢都不給他們，因為他們常常欺侮你。

但是，母親！母親！你為什麼不開口呢？

母親，你不要睬姊姊，我最怕的是姊姊；他們常常欺侮你。

但是，母親，你為什麼還是這樣的哭個不了？

你面上的脂粉統統給眼淚洗掉了，你倒底遇着了什麼事，使你這樣悲傷呢？

母親，我每逢哭泣的時候，你總是說：“寶貝！不要哭！媽媽買糖給你吃。”那末，你現在為什麼也哭起來，而且比我哭得更厲害呢？

母親，要是你老是這樣的哭泣，我也要哭了！那時，你若再對我那樣地說：‘寶貝！不要哭！媽媽買糖給你吃。’我可不答應你了。

一九二二，十一，二。

微 笑

我把父親對我的微笑，
比成着夏天熾烈的太陽。
在他嚴肅莊重的笑容裏，
總帶着責罵的神氣，
似乎說：
“這次饒了你，
下次不要再這樣！”

我把母親對我的微笑，
比成着秋夜幽潔的月光。
在她溫柔和藹的笑容裏，

總帶着呵護的態度，
似乎說：
“寶貝！不要嚇！
有你的娘在這裏。”

一九二二，十一月，一。

熄了的心靈之微光

在窗外

皓潔的月光照亮着，

晶瑩的星光閃爍着；

在室內

暗淡的燈光又顫索地搖擺着。

但我一線心靈之微光呀，

永遠只是熄着！

永遠只是熄着！

我對着窗外晶瑩清朗的星月，

和室內暗淡靜悄的孤燈，

不住地凝睇追思着，
如見十一年前的影事，
在我眼簾外，
模糊地掩映着，
懇切地湧現着。

那時候我只九歲，
九歲的兒童又曉得什麼？
但仁慈的上帝
教他和一個女孩子相識。

相識本不必相愛，
但仁慈的上帝說：
“愛她！我的兒子！
從今後更莫把她忘却！”

永生的上帝把她的音容，
深深地鑄在我心中。

我但能永久愛着她；
磨滅了我，才能磨滅她！

當時我在小學校裏念書，
她便屢屢來尋訪我；
我聽慣了她衣裳綵綵的聲音，
見慣了她手中握着的鮮花。

花是我所愛的，
她也是我所愛的；
我用淚珠養活她給我的花，
因為我愛花便是愛她！

小朋友們見了她，
問我她是我的誰；
我漲紅了臉回答說：
“她是我的好……不！是我的妹妹。”

她愛穿長的男袍和一字襟背心，
一條溫香烏黑的髮辮緊貼在背後；
但她那男孩子的裝束，
又怎能遮掩住她眉尖的嬌憨？

光陰風馳電掣一般的過去，
我生命之書上也添了不少戀愛的事
跡，
終於有一天她含着淚對我說：
“親愛的！我們要暫時相別！”

睡着了終須有醒時，
別離了想有再會期。
我們不怕不再相見，只要我們活着，
何況生離終究勝於死別！

如今呵——她的消息，只是杳然！
將來呵——前途渺茫，更費疑猜！

也許此後不能再見，
可憐！相逢只在夢裏。

夢裏相逢只是默默無言，
醒來時更覺悽悽，
但是，上帝呵！我總是愛她，
我又怎能把她忘記？

以後的事怎樣呢？
這只有上帝曉得了！
也許將來我生命之書上要滿渲染着血
和淚。
啊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在窗外
幽潔的月光靜照着，
晶瑩的星光微閃着；
在室內

暗淡的燈光又顫索地搖擺着。

但我一線心靈之微光呀，
依舊那樣地熄着！

依舊那樣地熄着！

一九二一，十二，二十。

風 兒 呵

風兒呵，請你告訴我她住着的地方。

在天之涯？

在地之角？

在海之濱？

假使我能尋着她呀，

又假使她 能像蜜 蜂一樣 地飛到 我面前

呀，

我料我早已把我的血滴在她懷裏！

我料我早已把我的淚灑在她裙邊！

天上的行雲呵，請你告訴我她住着的地

方。

在天之涯？

在地之角？

在海之濱？

假使我能尋着她呀，

又假使 她能像蝴蝶 一樣地 飛到 我面前
呀，

我情願用真哪嚙香膏塗抹她的腳跟，

我情願把茉莉花花圈圍住她的頸項，

而且教天空中無量數的星辰去照耀她的
美麗，

而且教地面上無量數的歌鳥去讚美她的
美麗。

天上的月兒呀，請你告訴我：

她現在到底是活着呢，或是死了。

倘若是死了，

那末，上帝呀，這是可怕的事！

倘若她是活着，
那末，月兒呀，請你到她那裏去，
而且勸她不要做夢，
就使做夢也不要夢着我！
夢着我不是反使她悲傷？

哦！這裏不是從我心絃上彈出來的情詩？
但是現在且把牠焚燒了罷！
這裏不又是從我靈魂裏顫出來的情歌？
但是現在且把牠忘記了罷！
朋友們，從前我的詩全是爲着她做的，
現在我的心琴已碎了，
你們將永不能再聽到我的詩聲！
朋友們！從前我的歌也全是爲着她做的，
現在，我的靈魂已死了，
你們將永不再聽到我的歌音！

哦！這裏不是她從前贈給我的花兒，

而且每天把我的淚珠兒養活牠？
但是現在流不盡的眼淚也已涸竭了，
無罪的花兒呀，請你恕過我罷！

一九二一，十，五。

歡 樂

(一)

越追憶起已往的歡樂，

越使我想到現時的，孤獨的悲哀；
悲哀的網綴密地將我包圍着，

而已往的歡樂却一去不再來！

(二)

多少我可以找着些安慰，

從過去迷茫的記憶裏；
譬如吃了諫果有回味，
齒頰間猶覺甘如飴。

(三)

有了她

我就像有了全世界；

有了她

我也願忘却這世界。

(四)

她剖甜瓜給我吃，說：

“這是我的心，純潔無比；

如今把一半兒給你，

一半兒留給我自己。”

(五)

我拿出兩塊絲帕給她看；

隨她揀一塊去，藏在胸間。

她却揀去一塊舊的，

因為牠上面有我的淚痕斑斕。

(六)

一天，我又到她家裏去，

她正午睡未起，幃帳低垂。

我既不願喊醒她；

也不願遂卽折回；
若是枯坐着等她醒時，
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正踟躕間，方法來了！便是：
伏在客廳裏茶几上裝假睡。

（七）

哦！這麼飄渺微妙的音樂！
這一定又是她在奏琴了。
我那遊絲般的心，
便隨着琴聲，飛到她那邊去了。

（八）

在她溫軟如玉的手背上，
我重重地吻了幾下；
後來索性把她的小拳頭，
全個兒塞在我嘴裏了。

一九二三，二，一六。

一切都不是她的

她有櫻桃般的嘴；

她有楊柳般的腰；

有與象牙爭白的粉頸，

和那烏雲同黑的雙鬢。

憑她的同伴怎樣羨慕與妒忌，

她總是說：

“這些子都屬於爹娘，

我沒求得，怎好說是我的？”

她眼眶裏充滿着光亮的淚珠，

像水晶一樣；

她心窩裏深藏着甜美的愛情，
像蜜糖一樣；
她血管裏流動着鮮紅的血液，
像珊瑚一樣。
但是她說：
“我已把這些子贈了我愛，
我但爲他保護着這淚珠，愛情和血液。”

她有安逸的靈魂，
純潔而無瑕。
“那末靈魂總是你所有的了！”
她却微笑地回答說：
“靈魂嗎？
一半兒屬於我愛，
一半兒是在上帝的掌握中，
那更不是我的了！”

一九二二，九，五。

憶 鎮 海 女 郎

我家近大陸，
雨水不常見；
你家的海邊，
大雨撲人面。

雨水不常見，
因雨憶及你。
憶你而不能見你呀，吾心酸！
憶你而你又不知呀，吾腸欲斷！

因雨憶及你，

禁不住涕泗漣漣，
問何時得和你重相遇，
同坐海邊觀雨？

禁不住涕泗漣漣，
且莫將往事重提起，
怕只怕，從今後，依舊人分兩地，
我住在大陸，你在海邊。

一九二二，八，一二。

黃 金 和 石 頭

愚笨的人把得來的黃金，
深深的埋在地窖中；
還得鎮日裏看守牠，
怕被竊賊偷了一空。
告訴你，愚笨的人！黃金雖多，
原和石頭一樣沒用！

愛情有時候像一塊黃金，
有時候又像一塊石頭。
你若不能好好兒用你的愛情，
祇知道把牠密密地藏在心頭；

那麼，牠雖和蜜糖一般的甜美，
也不過是一塊沒用的石頭！

九歲時，我把我的生命和一切
統統交給一個年輕的姑娘，
她是我惟一的靈魂，
她的愛是暗中導我的清光。
那時，我的愛情纔是燦爛的黃金。
這件事，在我記憶中，永遠不會忘！

萬能的上帝教我們聚首，
又教我們彼此分手。
她倒安然的去了，
我却從此孤另另地到處飄流。
從前我黃金般的愛情，
不多時又變成了石頭！

感謝上帝給我海樣深的愛情，

但我以後只好屈牠做一塊石頭；
因為我已專心愛過她，
此外更沒有何種希求！
茫茫的宇宙啊，除了她，
更誰可以做我終身的朋友？

一九二二，十，二八。

祇要你愛我

吾愛！

你要罵我時，
——祇要你愛我——
我就讓你罵罷！
你的罵聲，便是
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喇！

吾愛！

你要打我時，
——祇要你愛我——
我就讓你打罷！

但祇怕反傷了
你那鵝絨一般的嫩手喲！

一九二二，八，四。

願爲情而死

吾愛！假使你是一個漁人。

那末我情願化做一條魚，
把我的嘴兒
掛在你的魚鉤上。

但是，吾愛，你釣得了這條魚兒後，

將怎樣處置牠呢？
還是放牠在玲瓏的玻璃缸裏，
或是把牠殺了？

你也許要那樣地說道：

“還是殺了牠吧！”

那時，我將笑而不辭：

“吾愛！請就此下手！”

一九二二，七，二一。

有 夫 之 婦

從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慣常在海邊的沙灘上嬉遊，
不知道有夜，也不知道有晝。

不知道有夜，也不知道有晝；
不知道有晚，也不知道有朝。
但見深藍色的海水，和着我們嘯！
但見張着帆的船兒，跟着我們跑！

我每聽着他的名字，何等使我心跳！

在海邊平平鋪着的沙上，我用我的
指爪
不曉得把他的名字寫過多少！
但隨後一陣海風又把牠吹平了！

一陣海風把沙上的名字吹去，
却終不能把深鑄在我心中的他也吹
去！
我曾設誓：除了他，我再也不愛別人，
祇爲了父母之命不可違，平白地把
我終身誤！

自我嫁後，便好久不見他，……一天，
我正在溪邊淘米，
靜靜地聽着流水的潺潺：
忽的瞥見溪中倒映着一個頗長的人
影，
原來是一位體面的美少年，站在我

的身邊。

“哦！這正是深深地鑄在我心中的他！”

過去的回憶便這樣暗暗地提醒我了。

雖一別六年，他呀，却還是從前的他；
可憐我呀，已不是一個尊貴的處女了！

我們彼此傾吐着別後的積愫，我禁不住哭了！

淚珠兒落在溪中，和溪水融合而同流。

他拿出一方鵝毛般的絲巾，替我拭淚，
却不覺得他自己的眼淚，早已濕透了衣袖！

他性格兒多麼溫柔！他待我又多麼慇

勸！

不知世界將變成怎樣，假使我能和
他結婚？

“親愛的！從今後不願你愛我，但願你
恕我，——

恕我從前的清白身，到如今已辱了
他人！”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他滿載着悵惘回
去了。

我呢，目不轉睛地看他的背影，依舊
呆呆地站在溪邊。

樹林中一抹晚霞，好像正在爲了我泣
血！

流聲淙淙的溪水，也好像爲了我傷
心而鳴咽！

地球上沒有不落的太陽，也沒有不散

的華筵；

我們這一次感傷的會合，也就此終
止了，

我幾次想追上去，和他作最後的接吻，
但我沒有勇氣，終於抓著盛米的竹
箕回家了！

便是蜜蜂，也知道繞著牠所心愛的花
嗡嗡的叫；

便是小孩子，也知道揀自己喜歡的
東西向人要；

惟有我呀，有欲愛的人而竟不得愛！

只是低首下心，給禮教之繩束縛得
牢牢！

便是監獄裏的罪犯，也許有重見曙光
之一天罷；

便是沈淪中的妓女，也終有一天給

她的愛人贖出來；
惟有我呀，有欲愛的人將終身不得愛，
我寂寥的心裏，將永遠葬着灰色的
悲哀！

一九二二，九，三十。

私 贈

莫說相見爭如不見，
不見了，便終日愁眉不展；
更莫說不見不如相見，
見了你，也祇有淚眼相看。

到底我負你？
到底你負我？
幾次思量過，
還是禮教負你我！

一九二二，十二，二八。

簡 單 的 回 答

“姑娘！我很愛你，

你也愛我嗎？”

“我不愛你！”

她這樣簡單地回答說。

“少年！我不愛你，

你將怎樣呢？”

但我的答辭却比她還簡單：

“死！”

一九二三，三，一九。

孤獨者的煩悶

(一)

戀愛慾還沒有滿足，
食慾倒先減了！

(二)

早已買來了
一束五色的信箋，
是寫給情人用的；
但誰是我的情人呢？

(三)

姑不論
是單想思，還是啞想思；

也姑不論

想思的滋味是甜的，或是苦的；

可憐我

連值得我想思的人都沒有喇！

（ 四 ）

當我在路上

瞥見了一對少年戀人

並着肩挽着手兒走着時；

我的頭便低下去了！

（ 五 ）

我慢騰騰地

走到母親的墳前，

眼眶滿含着酸淚；

“呵母親！

我在這裏。”

（ 六 ）

晚上我故意不關窗，

好讓明月進來伴我；

但逢着陰天，沒有月兒呢？

（七）

夢裏彷彿有人愛我；

但更夫的擊柝聲，

又把我和平而甜蜜的夢敲碎了！

（八）

我是個

生命的長路上孤獨的旅客嚟！

（九）

貴發！你不要儘管和他吵鬧，

你總得讓他一些，

他是沒有母親，怪可憐的！

（十）

壁上的畫，

和架中的書，

是孤獨者伴有的伴侶。

（十一）

不知怎的，

一說起“死”

我就會聯想到已死的母親。

(十二)

我的心是一隻酒杯，

而異性的愛情

便是那甜蜜的葡萄美酒。

心杯鎮日裏仰望着，

想承受些愛情之酒；

誰知道期待着好久好久，

而今杯中空空，

還是一無所有。

(十三)

越是在大庭廣衆之間，

我越覺得孤獨。

(十四)

死有什麼可怕？

便是死了，

也不過變做一個孤獨的鬼。

(十五)

煥堽輕輕地對我說：

“修人因為你有兩年不歸家，

他很覺得奇怪。

他自己却每天只是想回家！

你知道他家裏還有母親……”

我不等他說完，

就嗚咽的哭了。

(十六)

我返觀自身，找徧頭脚，

有什麼值得人愛憐的地方？

我只有：

醜陋的面貌，

骯髒的肉體，

被污了的靈魂……

(十七)

沙漠鋪在孤獨者的心頭，

而天堂的基礎却築在戀愛上：

！十八）

上帝怕不是
一個最巧妙的創造者罷！
因為女子晶瑩的眼睛，
——也是他造出來的——
只能瞧見我醜陋的外貌，
却看不見
我心裏海樣深的愛情：

（十九）

阿蓀！
有幾年沒看見你，
現在長成得像個大人啦。
我記得你母親死時，
你祇有三歲啞！

（二十）

假如我有戀人，
我可以不信上帝，
因為那時

她將做我唯一的主宰者。

(二十一)

無聊——還是往酒店裏去罷！

獨自一個人去，

獨自一個人回來。

(二十二)

樽酒

洗不掉孤獨者的煩悶，

却化做光亮的淚珠，

一齊從心房深處湧出！

(二十三)

我獨自個冷冷清清地

在大街上亂轉，

一個年輕的姑娘向着我蹣跚過來，

近了！……漸漸的近了！……更近了！……

我的眼光連忙移向別處。

噯！可怕的誘惑！

(二十四)

母親！

你是大樹的軀幹，

我是枝葉。

樹幹到了，

枝葉將何所寄？

(二十五)

淚兒呀！

你流！你流罷！

你流！像瀑布一般的流罷！

你流！像海水一般的流罷！

你把這世界淹沒了罷！

你把我也淹死了罷！

(二十六)

唉！這挽留不住的青春，

將從孤獨者飄泊無定的生活裏，

風馳電掣似的逝去了！

(二十七)

小孩子忽湧忽收的眼淚，
好像夏天大點子的陣頭雨；
不過青年的淚水，
却如春雨濕春林，
迷濛地來又不來去不去！

（ 二十八 ）

不知道在什麼書裏，
碰見了“孤獨”這個字；
我的眼光便被牠逗住了。
忽然間牠幻作一隻猛虎，
張牙舞爪地向着我撲過來，
隨後又急急地把我一口吞下。

（ 二十九 ）

“情人！”
這是多麼好聽的字眼！
你只要喊一聲“情人，”
你便是一個音樂家。

（ 三十 ）

朋友們！我死後，
你們可以在我的墓碑上，
這樣大書特書的寫着：
“這裏面躺着一個孤獨的少年，直到
永遠，……”

（ 三十一 ）

偶然在河邊小立；
潺潺的流水，
祇照着我孤寂的影子！

（ 三十三 ）

原是一封很平常的信；
祇爲的是
一個不相識的女郎寫給我的，
便格外珍重地把牠藏起來了！

（ 三十三 ）

若是愛情可以賣的，
我情願把我的
挑着沿街喚賣；

橫豎我自己終歸用不掉，
倒不如賣給別人去用的好！

（三十四）

朝得愛，
——戀人的愛——
夕死可矣！

（三十五）

一隻飛蛾
撲到火燄中死了，
這雖然引起了
許多人無端的譏笑，
却使我深深地羨慕了！
我想：
就使愛情是一個猛烈的火焰，
我也願化做一隻飛蛾，
甘心爲牠而死！

（三十六）

我的心天天向我這般唱：

“你不要再使我這樣流浪了！

我倦了！我太倦了！

替我尋個歸宿處罷！

高山也好，平地也好，

荒蕪的田野也好，

迷茫的沙漠也好，

陷在淤泥裏也好，

黏在蛛網中也好，

我倦了！我太倦了！

我不能再到處流浪了！”

愛 情 的 花

我的愛情關不住了，便化做兩行熱淚。我偶然在一座荒蕪了的花園裏散步，我的眼淚不經意地落在草地上，草地上就立刻開了一朵美麗的花，是世界上一向所沒有的。

園裏的蜜蜂，從來不曾聞過花香，如今瞥見了這朵花，便繞着牠飛翔，徘徊不忍去。

杜鵑看見了這朵花，以爲顏色太淡了；便從潔白的胸膛裏，啄出些緋紅的鮮血來，灑在這朵花上。

隨後一個年輕的姑娘，打那裏走過，瞧見了這朵花，便用她圓潤的嘴吻牠，用她柔膩的手摸牠！

她那玫瑰色的面龐，被花映着，越顯得斌媚可愛。她覺得這朵花非尋常可比；牠的美麗，純潔和香氣，竟使她走不開了。

那時我可以輕輕地躡到她身邊，對她說：“姑娘！這朵花是我的眼淚化成的，而我的眼淚又是我的愛情化成的。無論誰家女郎，只要她是和這朵花一樣美麗的，如果愛牠，就可以把牠拿去。現在你正是配享受牠的人，那末，我願把牠送給你。”

假如她不肯拿去，我便要放聲大哭，我的眼淚將溼透她的衣裙，我將把我的花撕得粉碎，讓蜜蜂去憑吊牠的伴侶，讓杜鵑去爲牠泣血，讓地上的污泥去遮住牠的美麗，更讓烈日炎威暴風驟雨去摧殘牠，侵蝕牠。

又假如她願意接受牠，那麼，我的愛情便有了着落了。雖然我的心依舊是空虛的，但多少總可以得着些安慰了！

一九二二，一一，二十。

心的輕重

有了戀人的人，
他的心是重得不能再重了，
無論誰都搬牠不動的；
因為有異性的愛情
重重地——而且緊緊地——壓在牠
上面。

沒有戀人的人，
他的心却是
輕得和空中的遊塵一般，
一陣微風便可以把它吹起。

我可憐的心呀！
從前我有戀人的時候，
你是多麼重！
如今呀，你又是這樣的輕！
所以有時在大街上，
我蔭地裏遇見美貌的女子，
從她迎風飄舉的額髮裏，
從她紅如夾竹桃的面頰上，
沁人鼻脾的香氣，
一陣一陣的撲過來，
我的心便立刻躍躍的跳動起來，
好像要飛到她懷裏去似的；
因為牠是最輕不過的！
因為牠是最輕不過的！

一九二三，二，二三。

乞 丐

“嘩！可憐的乞丐！什麼是你所最需要的？你需要麵包？”一個富人這樣說。

“麵包我固然需要，但不是最需要的；因為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饑餓，而不能療我精神上的饑餓。”

“那麼，金錢呢？”那個富人又說。

“先生！金錢我也不要；活着的時候既然拿不到手，死後又帶不去。我需要一件永久的，而又不會磨滅的東西。”

“啊！我猜着了！原來你所最急切地希求的是名譽，是不是？”那個富人很得意似的說。

“哼！我要名譽做什麼！當我被煩悶之濃霧罩籠着時，名譽不能把那濃霧吹去；當我在黑暗裏踽踽獨行時，名譽又不能放出一線光明來引導我，所以我也不要牠。不！決不！”

跟着一個少年音樂家踱過來，他對那個乞丐說：

“麵包既不是你所最需要的，金錢和名譽你又不需要，那麼，天才呢？在我看來，天才實在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我愛天才，猶如世人之愛金鋼鑽。倘若你願意，我可以把我的，分一半給你。你有了音樂家的天才，就可以把你蘊藏在心的深處的悲哀，譜入哀怨而淒切的琴絃。在慘淡孤寂的夜裏，在瀉瀉着如銀的月色的森林下，你能彈出一切和平而美麗的夢；在這夢裏，你會遇見你那已死的母親，你會找得你那理想中的戀人。你又能彈出一切奇特的幻想；在這幻想裏，一切迫壓着你的東西都消失了，你將暫時忘記了你的痛苦。而且，你的倉惶的

琴聲浮到天空中，天空中掛着的繁星和孤月，都將失掉了牠們的光明；你的琴聲落在汪洋的大海裏，海水就會掀起極大的波浪來；你的琴聲穿到寂寞的深閨裏，閨中的少女便會嗚咽地哭起來。……”

“我雖沒有音樂家的天才，我却時常站在街頭吹簫，我的悲哀，在神祕的音樂的波浪裏面震蕩着。但是那些來來往往的路人，只是大刺刺地從我身旁走過，誰也不理我，也不給我一些安慰。我的簫聲，不能不說是淒慘而動人，但總不能引起他們的同情！憑你有多大音樂家的天才，他們的鐵石一樣的心腸，又堅，又硬，又冷，決不是一種脆弱微小的哀歌所能搖動的。試問我要天才做什麼？復次，天才也是靠不住的，因為牠也有盡的時候。人之有天才，好像燈之有油，燈裏的油，若不是時常加添，便要涸竭，而天才呢，不獨照樣要涸竭，甚至想加添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天才我也不要。”

最後，一個清麗的女子，左手提着一籃鮮花，

蹣跚地走到乞丐的身邊。她凝着眼注意他，她的眼波澄靜得和彫像一樣，而且說：

“唉！乞丐！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了！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一顆少女的心，裝滿着純潔的愛情，是不是？一個人若是滿腔的愛情無處寄託，或是得不着一些異性的愛情，就好像沙漠中的旅客找不到解渴的水一樣，不久他的生命便要逐漸地枯萎下去！富人祇能給你麵包，金錢和名譽；音樂家只能給你些天才；但我能給你愛情，你所最需要的。我願永久愛着你，我願把這藍花——愛情的象徵——贈與你。”

於是乞丐灰白的面龐，漸漸地紅潤起來，因為現在他的血管裏有了新生命了！他感激的眼淚，珍珠般的滾下來，他回答說：

“愛情？異性的愛情？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這正是我所最需要的！麵包只能療我物質上的飢餓，惟有你的愛纔能療我精神上的飢餓！金錢死後是帶不去的，天才也有涸竭的時候，惟有你的愛纔

永遠不會磨滅的東西！名譽不能給我一些幫助，惟有你的愛纔是衝破煩悶之濃霧的太陽！纔是黑暗中引導我的光明！”

一九二三，一二，二。

哭

受不住痛苦和壓迫——

還是嗚咽地哭罷！

哭本是弱者對付強者唯一的手段
呀！

“你若再哭，我便打死你！”

這不是晚娘辱罵的聲音？

唔！原來哭的自由亦不容易得到呀！

一九二二，六，一四。

殘 廢 者

（ 一 ） 瞎子

瞎子呀！在現實的世界裏你是個瞎子，
難道在夢裏你也看不見什麼嗎？

（ 二 ） 跛足者

跛足者呀，小心些！
世路是這樣的險：
我們好好兒有健腿的，
尙嘆行路難，
何況你呢？

（ 三 ） 啞子

以人言爲可畏因而常閉口的先生們

呀！

啞子却是你們最好的導師了。

（ 四 ） 聾子

當該咒罵的，可怕的槍聲起來時，
我恨不能變做一個聾子呀！

一九二一，十，六。

石 路

獨輪車軋軋地在路上拖過，
印出一條模糊不明的痕跡。
石路的胸間受了傷，
在那裏呻吟而嘆息。

他向着車夫哀聲說：
“我天天在重擔底下度日，
遭了車輪的蹂躪和踐踏，
我的傷口不知幾時纔能合？”

車夫低頭不語，

曳着車更急促的向前進；
他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命運，
更何能想到石路的命運！

一九二一，九，四。

旁 觀 者

旁觀者呀！

勝利者得意的微笑，

你們也已看飽了；

且回頭瞧瞧那些

被損害者慘淡可憐的淚容罷！

一九二二，六，一四。

跛 足 的 狗

在一條只容一人往來的田塍上，
我獨自個戴了夕陽走着。
一隻狗向着我踱過來。
牠忽然在離我七八步路外伏着不動，
用牠的倦眼很膽怯地偷看我。
當我將走近牠伏着的地方時，
牠蓦地裏跳了起來，
從我身邊飛跑過去，
好像怕我要追牠似的。
我回頭一看，
那可憐的畜生只有三隻腳，

我便覺心中失了什麼似的，
眼眶裏滿噙着同情的淚，
呼吸覺得沈重了些，
腳步也慢慢的遲緩了。

一九二一，一一，十。

送給上帝的禮物

一羣小孩子工人窮人和詩人站在天堂的門外，都要想進去。

天使先對小孩子說：

“你從人間帶了什麼禮物來獻給上帝，表示你的敬意？”

“我是一個私生子。我的爹媽因為受不住人間惡毒的咀咒，就把我拋棄了。我沒甚麼可以送給上帝，我只有一顆純潔無瑕的靈魂。”

天使又對工人說：

“那末，你呢？”

“我在人間每天要做十三點鐘的工作，還是不

能得一飽，也沒有一個人可憐我。我還有什麼禮物可以獻於上帝之前呢？我的血汗都被那些資本家榨完了！”

天使又問窮人道：

“你的禮物是什麼呢？”

“我是個無產階級者，除了赤條條一個我以外，什麼也沒有！感謝上帝，因為他賜給我肉體和靈魂；現在我只能把他賜給我的，仍舊完完全全歸還他”。

最後天使潔白的臉向着詩人說：

“詩人！現在是你說話的時候了”。

於是詩人含着淚悲聲說：

“我在人間，耳所聽見的，只是殺人和喊救的聲音！眼所看見的，只是黑暗如漆的宇宙！鼻所聞着的，只是臭穢的血腥氣！我眼眶裏的淚珠兒傾瀉如瀑！我周身的熱血沸騰得好像在那裏燃燒！我送給上帝唯一的禮物，便是“現時代的悲哀！”

天堂的門呀的一聲開了，他們便陸續地進去。

一九二二，十，十四。

被污了的靈魂

你可知嬰孩第一次哭聲的意義？

小孩出世時，帶着純潔無瑕的靈魂。

他看見環繞四周有罪惡的人們，

把他們自己的靈魂毫不顧惜地丟掉了，

他便從心坎兒裏，顫出弱微的聲音來，

很驕傲地對那些有罪惡的人們說：

“你們把可貴的靈魂丟掉了，但是我有靈魂呀！”

當我初生的時候，

我也曾從我靈魂裏，顫出弱微的聲音來，

表明我是一個純潔無瑕的靈魂。

不幸的是魔鬼隱伏在門旁，

乘機很詭譎地向我說道：

“你看：

人們都把靈魂的重擔卸下了，

又把牠擲在污泥裏；

現在他們雲裏霧裏非凡舒服。

你爲什麼不把你的靈魂丟掉呢？

我當時爲了一時的衝動，

墮入魔鬼誘惑的圈套中；

把我的靈魂狠命地摔在污泥裏。

從此以後，我便在煩悶的濃霧裏被罩籠
着；

罪惡不停的跟着我；

微笑也不在我的頰上寄牠的遊蹤；

痛苦圍困我，像一道牆一樣。

可憐我坐在人生的船裏，任牠東西飄蕩，

到底找不着幸福的岸。

現在我的心絃又撥動了！

我的生命之火又燃着了！

我已從長期的夢裏醒轉來。

但當我把已失了的寶貝很鄭重地拾起來
的時候，

我禁不住一陣心酸；

我的眼淚像斷線的串珠一般的滾下
來。

看呵！這不是我做孩子時純潔的靈魂？

却被那滯泥弄污了！

一九二一，九，三。

死 的 究 竟

朋友們常拿死來嚇我，
不過我是不怕死的，
因為我曉得死究竟是什麼。

我曉得死就是休息；
死之高原就是休息的場所。
你若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倦了，
便不由你不尋個地方休息！
不由你不叩死的門！

我曉得死究竟是什麼，

所以我不怕死的，
然而朋友們常拿死來嚇我。

一九二二，八，五。

一 籃 花

(一)

倘若我的愛人送我一籃芬芳的花，

那末，我將怎樣呢？

自然，我將微笑地握着牠，

像我握着她柔荑似的兩手一樣；

我又要甜蜜地吻着牠，

像我吻着她薄呈紅暈的雙頰一樣；

最後，我還得鄭重地向她說：

“親愛的！但是我應該怎樣的報答你呢？

哦！有了！

我情願把我珍珠一般的淚都送給你，
我情願把我胭脂一般的血都贈與你，
我情願把我靈透的心竅，裝滿着愛情，挖出來給你。

(二)

倘若一個美麗的小孩子把一籃鮮豔的花送給我，
那末，我又將怎樣呢？
或者我將很婉轉地謝絕他，
我將很慚愧地在他面前跪着；
而且極悲哀地對他說：
“可愛的孩子！
天真爛漫的孩子！
人們都是有罪惡的，
我也是有罪惡的人。
我生命上到底劃過醜惡的痕跡，

那裏配接受你的花？

可愛的孩子！

未曾受過罪惡誘惑的孩子！

冰雪般白的茉莉花，那裏比得上你
純潔？

海水般藍的紫蘭花，那裏比得上你
清白？

斜陽般紅的玫瑰花，那裏比得上你
美麗？

惟有你才得毫無愧色的握着牠！

惟有你才得從容不迫的吻着牠！

但是，可愛的孩子，

你豈肯把給人的收回去，

我又豈可不近人情的推辭？

請你把你眼裏露珠般的淚，點滴在
花上；

請你把你頰上胭脂般的生命，映在
花上；

更請你把你那純潔，清白，美麗裝飾
在花上，
使我得了花也得了你——
得了天真爛漫的孩子氣，
把你送我的鮮花倒出來，鋪在齷齪
人類的道路上。”

一九二一，八，六。

詠 月

（一）她底睡眠

喂！街上的路人！走輕些！
在雲的被窩裏，
月亮姊姊正睡着哩。

（二）她底梳粧

上是天——天色蔚藍；
下是水——水平如鏡。
天上的她，映着水中的她，
“唉！月兒！你打扮得這麼齊整！”

（三）她底歌唱

這顯然是她

在那裏暗地裏唱和着；

否則，爲什麼

簫聲如此清幽嘹亮呢？

一九二二，九，三。

曙 光

曙光初透的時候，
夜之神已離開大地；
曉風把宛轉的鳥語送將來，
籠裏的雞喔喔地長啼。

世界上的人們有的早已醒了；
有的仍舊繼續他們的好夢；
有的呢，雖說是驚醒了，
但他們一面摩挲着朦朧的雙眼，
又看一看窗外的天空，
一面却懶洋洋地說：

“還早呢！……討厭！”

只轉了一轉身，

又呼呼地睡去了！

但籠裏的雞仍舊不住地長啼，

不因着賊不醒的人們而失望；

晨鳥把他們的音樂鼓蕩着清空，

不因爲歌聲太孤獨而絕了唱；

曉風的力量雖不大，

但他終於盡可能的豁喇喇地吹去；

曙光雖太弱微了些，

但他到底不願把他的光斂去。

看呀！農夫們都高興地荷着鋤到田
裏工作去了，

朝曦正射在他們的臉上；

聽呀！工人們都開始唱着他們和平
的勞動歌了，

晨鳥和他們一塊兒歌唱。

現在死一般的世界又活動起來，

而且充滿了新的生命；

便是那些還在睡夢中的人們，

也不愁他們不醒！

一九二二年五一紀念日。

冲 喜

一粒星嵌在天際。

媒人說我的未婚夫病得可憐，
要把我立刻迎去，算是冲喜。

一粒星嵌在天際。

昨日，我還是伏在母親的懷裏，
今宵，我却和一個不相識的人睡在
一起！

一粒星嵌在天際。

可憐他已是一病不起，

唉！我又不是醫生，怎能使他回生起
死？

一粒星嵌在天際。

賀客與弔客，夾在一起！

我呢，纔穿上紅衣，又換了縞衣！

一九二三，二，一。

跳舞的快樂

‘跳舞的快樂’ Terpsicohre 是希臘古代掌跳舞與唱歌的女神。她是捲上黑髮，結着黃金紐的美少女。她手裏常常拿着長衣和七絃琴。古希臘人將各種藝術擬人化了，所以每一種藝術都有一個女神掌管着：有司宰悲劇的；有司宰魅力的；有司宰讚歌的；有司宰諸天的；有司宰戀愛之歌的；有司宰喜劇與牧歌的；有司宰雄辯與輓歌的；有司宰敘事詩與歷史的，……………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跳舞的快樂不過許多女神中的一個罷了。

現在正當新舊衝突的時代，舊的固然應該棄掉，新的制度又還沒有建設；於是受了‘生的煩悶’

的侵襲的青年，便一天多似一天，恐怕我也是籠罩在煩悶的濃霧中的一個青年呀！我做這首詩的目的，無非想安慰自己與和我一樣的青年罷了！

一個青年站在歧路上。

周遭有黑壓壓的森林圍住他，

又有一層層的濃霧罩籠着；

密菁荒榛絆住了他的腳，

漫漫的荊棘又要作弄他；

天色慢慢地黑起來，

雨也快下來了。

他的眼迷住了！

他的身站定了！

他既踟躕着不敢前進。

又尋不出一條歸路！

他只能自己對自己說：“我將怎樣呢？”

燕子在樹上呢喃地說道：

“羞恥呀！迷路的人！
我們年年春來秋去，
却從來不曾迷過路。
羞恥呀！迷路的人！”
一羣百靈鳥在那裏互相警戒說；
“我們停止唱歌罷！
樹林中有人竊聽着呢。”
老鴉聽見了，探出頭來叫道：
“迷路的人呀！你從那裏來，
那末你就回到那裏去罷！”

於是迷路的人開始哭了！
開始哭了！
他胸中被悲哀塞住了！
他心裏給痛苦壓着了！
他仰頭問天——天色蒼茫！
他低頭看地——衰草滿地！
他想起母親，

但母親睡在墳墓裏；
他想起愛人，
但又不知愛人在何方？
祇有地上的沙土曉得他的心事，
無聲地把他落下來的淚珠吸收了去
他只能自己問自己道：“我將怎樣
呢？”

哦！那兒來的香氣？
哦！那兒來的歌聲？
什麼！停勻的七絃琴的曲調也入耳
了。
什麼！綵縵的衣裳的聲音也聽見了。
這不是‘跳舞的快樂’來了？
這不是迷路的人的引導者來了？
這不是‘生的歡喜’的種子的散播者
來了？
是呀！她跳舞着來了，

她唱着歌兒來了，
她提着七絃琴來了，
她穿着鮮豔的長衣來了。

風兒聽見她來了，
連忙對打着盹的衆星說：
“姊妹們呀！快把光明的燈擎起來
罷！”
老樹聽見她來了，
連忙對垂着頭的枝葉說：
“兄弟們呀！快把歡迎的旗掛起來
了！”

月亮姊姊驚醒了，
從雲的被窩裏鑽出來，
而且紅着臉說：
“她比我還美麗呢！”
百靈妹妹驚醒了，
從巢的縫隙裏窺出來，

而且羞恥地說：

“她的歌聲比我唱的好聽得多了！”

蝴蝶哥哥驚醒了，

從花的暗香裏飛出來，

而且慚愧地說：

“她跳舞得比我還好看呢！”

她便在迷路的人之前，

不停的跳舞着；

她便在迷路的人之前。

繼續的歌唱着。

蝴蝶也和他一塊兒跳舞，

直到筋疲力盡了爲止！

百靈也和她一塊兒歌唱，

直到聲帶唱破了爲止！

於是迷路的人也快活得微笑了，

因爲她已把他‘生的煩悶’的衣服脫
掉了！

於是迷路的人也歡喜得下淚了，
因為她已把‘生的歡喜’的種子散在
他的心裏！
現在他再也不覺得黑暗了，
因為有光明照耀着他！
現在他再也不至於迷路了，
因為有微風替他引路！（

一九二一，十，一二。

路過上海某公園

公園四周圍着鐵鏈。
園裏，遊客們梭一般的來往；
園外，我踽踽獨行地走着。
花香一股股的送將來，
鳥語隱約地可以聽見。
我的眼被迷住了！
我的心靈給陶醉了！
我終於
急急躍躍地想要進去了！
可是，園丁拒絕了我說：
“不能進去！不能進去！”

惟有中國人和狗不能進去！”
於是我失望了，
胸間似乎窒息般的被壓迫着，
含着淚的眼只是看着地。
今天，我真是被侮辱了：
而且，也侮辱了全中國人！
今天，我又覺得羞恥了！
而且，也是全中國人的羞恥！
唉！我們的國雖還沒有滅亡，
但我的確
已嘗到了亡國後苦痛的滋味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

附 錄
童 年 集

十六書懷

年華十六夢中身，壯志何時始得伸？讀囊無芥消塊壘；學詩只合寫悲辛！如何事業讓屠狗？空有文章驚鬼神！往事回頭如隔世；自揮涕淚一沾巾。

大廈難將一木支，不堪潦倒少年時。人情淡薄真如紙；世事興亡每似棋。客裏光陰流水逝；愁中心事夜燈知。算來百事都無味，願伴梅花日詠詩。

韶華過眼太匆匆，非復當年竹馬童。性異柔韋堅似石；世無直道曲於弓。繁華富貴原如夢；離合悲歡亦是空。兩字閒愁何日了？舉杯我欲問天公。

北風一夜釀成冬，除却吟詩百事慵。歎歲資民多菜色；傷時熱淚比茶濃！立身有志思先哲；坐食

無或愧老農！衆濁獨清難望用，枉言得水是蛟龍。

憶 東 鄰 女

回憶六七年前時，吾家移住甬江口，東鄰有女
俞遂雲，自幼容貌即奇醜。遂雲從姊曰遂青，面如
芙蓉腰如柳；年方十二曾讀書，與余嘗作髫齡友。
自言：家居貴駟橋，肄業女校四年久；阿母來此應
叔召，妾隨阿母訪叔母。乃出課作詔余觀，余視女
文驚欲走；讀畢愛猶不忍釋，竊言美人向索取；美
人回首似應允，藏之玉櫝恐污穢。美人謂我頭蓬
蓬，替我綰髮且去垢；柔荑拈來溫似玉，我屈美人
爲旗婦；〔註一〕短髮忽落美人頭，未知至今尚在
否？遂雲小女不解事，謂彼美人可我耦；美人聞言
則大懼，容變桃花如被酒！吾思果如遂雲言，眉緣
眼福儘消受。余後侍親歸故鄉，女亦隨母守家畝。

從此平安久未通，忽忽大約四載有。明月未知人意緒，夜來故故窺窗牖。早識此後難相見，何如當年不聚首！我思美人頭欲白，我料美人襖襟當已玉臂負！阿姊言我已成人，好花亦應藏一枝；苟汝敦品勵學行，花絲豈無東風吹？鎮海女兒多姿色，髮如雲委雪擬肌。我聞姊言暗思想，姊言我思却爲誰？

（註一）蕭洲人在吾鄉多營理髮生意，故云。

噴 水 泉

噴水泉！噴水泉！勢直如輪轉；高欲向天穿。動時若競智；靜時若參禪。晨光初出吾來觀，汝已滾滾向無前；月影東升人已倦，汝又竭力儘爭先。衆人勸汝稍休息，汝氣益鼓勢益專，似勸：吾輩須持久，進步宜着祖生鞭；勿謂今日不學有明日，切記光陰無遷延；光陰既去無回時，分陰豈止值萬錢？

致悔年長學已晚，空教搔首問蒼天！老泉廿七始發憤，至今莫不稱先賢。吾亦豁然如夢醒，點首暗愧舌孱然。筆之於座聊自警，自勸毋負好青年。

有 贈

已分情絲久繞身，紅樓我本夢中人！得酬翰墨緣非淺；豈用綢繆愛始真？桓笛羸簫音尚在；錦囊石鼎跡成陳。（註一）等閒又是春光老，屈指別來幾浹辰？

江魚朔雁長相憶，轉眼辛黃色又妍。料着深閨無一事，迎春詩句定盈箋。

露白葭蒼有所憶，起居近日却何如？熱腸底事如冰冷，不寄餽生一紙書？

一段風流畫不真，料應明月是前身。定應佳句堪相贈；藝是臧神貌洛神。

寒燈風雨倍相親，待我性情處處真。青眼相加
除却姊，天涯知己更何人？

註一：渡時聚首，相與論詩品茶，樂趣橫生；而
余尤喜音樂，得蒙指示處頗多。至今回憶，不
禁愴然欲哭，故云。

文溪第二國民學校成立賦詩賀之

興教原是邦家光，何況敬恭在梓桑？努力提倡
償我願；熱心啓迪慰人望。菁莪時雨涵濡久；桃李
春風噓拂長。學校而今遍林立，英才薈萃化東鄉。

茫茫大陸白雲低，墨雨歐風輸自西。從古地靈
人必傑，莘莘學子萃文溪。

興教設學亦吾師，嚴訂課程百世垂。難得羣英
一堂聚，絕如馬帳承風時。

獻頌賦詩資滿堂，自慚俚句語喃喃。魯魚亥豕
勿相笑，尺二秀才是舊銜！

夜宿舟中

惆悵西風賦遠征，無多行李一身輕。家鄉迢遞人千里；烟水蒼茫路幾程？兩岸蛙聲疑鼓吹；半窗蟾影寫秋清。天空遙聽南歸雁，添得羈愁夢未成。

相見復相別，臨歧淚滿巾。江風吹鬢短；山月對人圓。楓葉紅於錦；蘆花白似銀。蓬窗忘坐久，林鳥又鳴晨。

所見

芙蓉鏡裏試新粧，薰透羅衣百合香；解識春愁

年十五，背娘偷畫黛眉長。

夕陽門巷下香車，粒粒珍珠滿綉襦；博得路旁人說道：“端莊流麗在今無。”

聰明偏不解羞慙，願乞天公化作男；撲朔迷離原不辨，就中難諱是嬌憨！

秋日臥病賦詩一章示王君蓉塘

夜來怕見月當頭，不照歡容只照愁！佳節偏從閒裏過，好詩屢向靜中求。軒窗鎮日惟嫌飯，枕簟無時不臥游。顧影自憐人似菊，那堪萬里更悲秋？

詠 月

夜半無人私語時，舉杯我欲一陳辭；幾人愁怨
幾人樂，試問嫦娥知未知？

夜吟微覺素輝寒，月過樓西蠟炬殘；莫向屋樑
高處落，思鄉人倚玉欄杆！

感 賦

人言可畏口常閉，俗累無牽身自閒，涉世如何
難似此？芒鞋悔插入塵寰！

生來多傲骨，莫怪寡良儔，何物此身似？江邊
一白鷗！

七 夕

露冷蟬鳴又報秋，成橋靈鵲渡牽牛，天公特遣
如鉤月，鉤起新愁與舊愁！

千里銀河互素波，人間乞巧意云何？天孫織罷
璇宮錦，尙欠婚錢十萬多！

贈王君蓉塘

有序

自民國成立以來，凡政界中人，往往留鬚
作八字式，似非此不足以驕人者。王君蓉塘亦
好爲此。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因遣詩戲之。

髯蘇兩字舊名高，不愧鬚眉足自豪，無奈汚羹
成慣習，何堪頰上更添毫！

再贈王君蓉塘

牛刀小試官南粵，甘雨隨車德澤長。一自陶潛
歸隱後，士民猶憶召公棠。

我生十七識君始；君是詩豪我酒狂。莫道嗣宗
眼常白，而今青眼向穰康！

贈某君小影一紙媵之以詩

小影一幀與短詩，贈君聊以慰相思。暫時小別
何須恨？見此應如見我時。

上元西廟演劇記事

萬人翹首多如鰓，急竹繁絃雜奏時。偏是儂
心甘寂寞，自攤紈扇寫新詩。

詠 菊

由來傲骨寡良儔，玉潔冰清殿九秋。若把姚黃
比苦蕒，妖嬈總不敵清幽！

友人某君喜顧花露水因遣詩謔之

小立鏡前梳檻髮，背人偷把麝香薰；薄羅衫子
都沾透，錯認當年荀令君。

自 題 小 影

帶寬自覺腰圍瘦；愁貯眉端久未舒。潘岳而今
已頭白，更無佳果擲盆車！

贈 三 姊

一夜西風正度河；病多偏又惹愁多，慙慙歎首
賢如此；親手調羹沸燕窩。

夜 讀

寒夜攤書眼倍醒，一篇讀竟月穿櫺。阿翁不識
蜚行字，試向燈前念與聽。

消 夏 詞

竹陰如幕纖雲澹。除却吟詩事事慵。〔陸放翁句〕
荷淨納涼人寂寂，夢甜怕聽寺樓鐘。

無 題

夢裏言歡總不真；醒來嗚咽更無因。他年把臂
重相見，無奈蕭郎是路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七月發行

1—1500冊

本書實售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